

# 2014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

## 文学评论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 **编委会**

**主任：**杜学文 张明旺

**委员：**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李骏虎

**副主任：**李金山

**成员：**王 姝 吕轶芳 陈克海 贾振铎

# 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

——《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序

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杨占平

跨入新世纪，山西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内容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新生代作家不再以创作群体的形式出现，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艺术追求，都明显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色。但是，关注社会民生、强调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却是血脉相传，早已深入骨髓。近年来，以刘慈欣、王祥夫、吕新、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等为代表的山西中青年作家，经过数年磨砺，不断壮大，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

2014 年，山西文学成绩喜人。刘慈欣的英文版长篇小说《三体》入围 2014 年美国“星云奖”决选名单，短篇小说集《时间移民》荣获中宣部出版局、中央电视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评选的“2014 中国好书”榜。在《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即将交付出版之际，《三体》系列的第一部《三体问题》英文版荣获 2015 年度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雨果奖”，刘慈欣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亚洲人，进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科幻热”。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葛水平和解贞玲的《河水带走两岸》

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

《高情大义，风华雅韵》荣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蒋韵的《朗霞的西街》荣获2014年“老舍文学奖”和《小说月报》第十六届“百花奖”；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故都叫大同》荣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王宝国的《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荣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黄风的《滇缅之列》荣获第十六届北方十五省、市文艺图书奖一等奖；张锐锋和白琳的《火车》《白鸟悠悠下》荣获“2014年度新经验散文奖”；孙频、吕魁荣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影视文学创作继续成果丰硕：完成了电影《清明无战事》、30集电视剧《浴血1937》、40集电视剧《大雁岭的故事》等剧本创作；完成了电影《徐向前三战阎锡山》《保卫人祖山》《凤凰街风雨》的拍摄工作；电影《浴血雁门关》继续在央视电影频道热播；《尉迟恭》入选韩国“中国电影周”展播，荣获第22届美国旧金山环球电影节专家评审最佳电影奖。

2014年，山西作家继续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和执着，进行着多维度、多向度的有益探索。

### 一、文学精神的坚守与创新

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随着国内都市文学开始成为主潮，乡村文学逐渐衰微，以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为传统的山西文学，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将乡村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扩展到城乡现实主义，成为了摆在山西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新生代作家既传承了关注社会民生，强调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在表现城乡交织领域生活方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才华，开拓出一片广阔而崭新的文学天地。2014年，葛水平、王保忠、孙频、杨遥、陈克海、手指等作家的作品，为我

们展示了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既隔膜又交织，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现实画卷。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文学以及正在悄然壮大的网络文学写作，更是大大拓宽了山西文学的创作领域。

## 二、关注现实与回溯历史

山西作家身处变革的社会中，面对各种矛盾交织纠缠、各类问题复杂纷纭，他们没有放弃。关注社会现实、弘扬时代精神这个山西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在2014年的创作中，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底层民生的思考，依然是他们的重要叙事目标。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回溯历史事件、注重文化变迁、现实和历史题材并重，是2014年山西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文化历史，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2014年，张石山的长篇小说《清明无战事》、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陈为人的长篇传记《墨子传》等历史题材作品，着眼于历史文化、人物命运的变迁，以形象化的审美方式介入历史，在个性化的描绘和展现中实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重新把握。

## 三、艺术探索不拘一格

新一代山西作家更倾向于把写作建立在深切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艺术探索上展现出更加广泛、率性、不拘一格的特点。这样的探索也许很难形成创作群体，却彰显了个性，体现出对艺术性的不断追求，呈现出文学的多种姿态。

当我们在《2014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中梳理这一年的创作情况后，对今后山西文学创作充满了期望。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动力，我们拥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生机勃勃、实绩可观的作家队伍，在文学探索和转型过程中，他们面对挑战，努力开创新的境界，在

题材多样化、艺术手法创新等方面都将继续进行有益的探索。我们相信，他们通过深入生活、扎根群众，一定能潜心打造精品，实现艺术创造的新跨越。

# 目 录

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

——《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序

杨占平 / 001

## 理论视野

未来早已到来

刘慈欣 / 003

二极对抗到三维张力

傅书华 / 010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关于文学与时代的随想

杜学文 / 017

重建我们时代的美学品格

杜学文 / 031

文化的颜色

聂还贵 / 036

## 宏观扫描

古典小说写法的承传与创新

段崇轩 / 045

文学创作的观念必需调整和改变

陈 坪 / 051

当代文学批评三思

王春林 / 056

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应“接地气”

金春平 / 066

目  
录

新诗和新诗格律化试验岂容否定

——评李珂先生《“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

梁志宏 / 070

如何看待当下文学批评

杨占平 / 078

### 微观解读

日常生活问题与剩余的文学性

——读李心丽近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有感

马明高 / 085

赵树理与“乡土文学”

陈树义 / 093

话语建构与历史的理性沉思

——对吕新近期小说创作的一种理解和分析

王春林 / 103

农业时代的乡村文化博物馆

——评葛水平系列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

王春林 / 119

山西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

——以蒋韵、葛水平、陈亚珍为例

赵春秀 / 133

论陈亚珍《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之女性书写

赵春秀 / 139

论李骏虎的小说创作

傅书华 / 148

乡村记忆的执着言说

——杨凤喜小说简论

王晓瑜 王利娥 / 161

试论蒋韵作品中理想人格的审美意义

阎秋霞 / 171

画家的眼睛 市民的生活

——读李燕蓉的小说集《那与那之间》

董大中 / 180

文学应该怎样给人以温暖

——兼谈小岸的小说

杜学文 / 189

## 天真汉的命运之歌

——读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

聂 尔 / 193

## 小城女性救赎史

——读孙频小说《祛魅》

刘芳坤 / 199

## 任哲思在虚实之间自如穿越

——品读李需的散文诗集《拐个弯是村庄》

李云峰 / 207

## 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文化表达

——略谈山西第二代作家的领军人物焦祖尧

苏春生 / 215

## 诗域的拓展、摒弃与坚守

马晋乾 / 223

## 大时代里的无力与倦怠

——评李燕蓉小说《等待》

刘媛媛 / 228

## 杨遥的“非马”

王朝军 / 234

## 评论纵横

## 金庸还缺少点什么

韩石山 / 245

## 一个“信惯”过我的地方

韩石山 / 250

## “怪圈”与不怪的规则

——读郭永东小说《怪圈》

聂 尔 / 255

## 行走与驰骋

——张炜访谈

张炜 吴言 / 259

## “忍不住”的关怀：王泉根的儿童文学理论路

崔昕平 / 276

## 小说叙事：有意味的结构

侯文宜 / 285

## 且说李国涛

韩玉峰 / 292

## 小说创作需警惕创新至死

李德平 / 300

何必要小说，何必要空谈	闫文盛 / 304
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个研究所	杨占平 / 309
用心灵思考和创作	李骏虎 / 316
杂感二题	蔡润田 / 323
学求其富 写求其严	
——李国涛先生的学问与文章	蔡润田 / 329
无心插柳折射大办食堂真相的小说	
——束为和《于得水的饭碗》	段崇轩 / 332
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	金汝平 / 341
后记	段崇轩 / 355

# 理论视野





## 刘慈欣



刘慈欣，1963年出生，中国当代科幻文学领军人物，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地球往事”系列（《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等，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朝闻道》《全频带阻塞干扰》等，曾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2014年，中短篇小说集《时间移民》获得“2014中国好书”文学艺术奖。2015年8月23日，凭借《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为亚洲人首次获奖。2015年10月18日，获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文学最高成就奖，并被授予特级华语科幻星云勋章。

## 未来早已到来

刘慈欣

2013年对我这个科幻作者和科幻迷来说，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近距离地看了嫦娥三号探测器的发射，之前从来没有走到离科幻和星空这么近的地方。参观台设在一个彝族的小村庄，现场有3000人左右。发射过程比预想的要快很多，好在我听从了朋友的劝告，没怎么照相，因为眼睛是最好的相机。

发射结束后，我挤在返回的人群中，对航天的事想了许多。一直感觉，国内媒体对航天事业所具有的意义在报道和评论上是有偏差的，只是强调具体的现实用途，比如增强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具体一点，能够更准确地预报天气，能有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能有更多的通讯带宽等等。在媒体的意识里，航天探索的真正图景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的宣传在已经开始的深空探测上无法自圆其说。月球探测还好，月亮上有核聚变所需的氦3，小行星带有矿藏，而对行星，特别是外围行星的探测很难在可见的未来有具体的经济前景，更不用说对太阳系外广漠的星际空间的探测。现在看来，如果把经济前景，也就是俗话说的“有什么用”作为航天事业的主要依据，那大规模的太空探索永远也无法实现。

去年还有一件事，是每年一届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的星云奖颁奖典礼，以往都在成都举办，去年设在太原，离我家比较近，规模也比往常大。从整体来看，国内科幻的状况和前几年相比变化不大，并没有太多让人惊喜的地方。

但是去年获得新人奖的长篇作品还是值得一谈，它们很好地反映了当下的现实和近未来的发展图景。比如陈楸帆的《荒潮》，我认为是国内科幻作品的突破。他描写的是不太遥远的近未来，中国南方的一个社会场景，资本入侵、环境污染以及信息技术的向前推进，发展到人机融合，就是人和机器在生理上融为一体。机器可能和人的神经直接相连，也可能植入人的身体内部。就像谷歌眼镜、智能手表，虽然不是生理上的直接连接，但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影子。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子器件变成人体的一部分。《荒潮》描述了这个进程，它把这个进程和中国近未来广阔的社会场景联系在一起，写得很好。

我国的科幻读者主要是年轻的群体（包括在校学生），他们对科幻的热情每年都在增长，这也和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系。我同意一位科幻评论家的说法，他认为，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社会状况很敏感的指针，科幻的兴衰可能是国家整体状况（包括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的晴雨表。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之间，当时的美国和我们现在很相似，都处在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之中。这种进程中充满了机遇，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也充满了危机和挑战。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美国的科幻黄金时代处于一个世界局势十分动荡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的开端，而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美国的科幻现在处于一种衰落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是不是和美国社会已经达到顶峰阶段相适应？所以，中国科幻的快速发展可能与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有着很深刻的联系。

我也一直在关注美国最新的科幻小说，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刘宇昆的作品。刘宇昆是华裔美国科幻作家，在美国主流科幻圈很受重视，连续两年分别获得世界最高的科幻奖项星云奖和雨果奖。他的作品和美国其他科幻作品不一样，文化上给人一种很新的感觉。它兼具西方的科学色彩和浓郁的东方色彩，而且结合得天衣无缝。

作为一个写科幻的人，我相当多的时间都在关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但主要不是互联网方面，而是物理学、宇宙学、天文学方面，因为这些方面的成果才是人类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互联网只是一门应用科学。但是不可否认，互联网对世界的改变是最深刻、最广泛的。去年一年，这一进程也在加速，互联网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年我出去旅游两次，发现手机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器官了，就是说任何时候人都黏在手机上，手机成了人和世界接触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媒介，这一点确实是很科幻小说的色彩，和许多科幻小说中预测到的未来都很相似。

其实现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技术都出现了新的萌芽。美国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说过，“未来早已到来，只是还未普及”。未来的因素早就在我身边潜伏，比如谷歌推出的谷歌眼镜、谷歌地图、谷歌街景，不像现在的技术，具有强烈的未来色彩。

但是很遗憾的一点是，具有未来色彩的技术绝大部分都集中在IT领域。正如有人所说，目前我们很可能处在一种技术进步的假象中，IT技术的飞速发展掩盖了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缓慢。举个例子，航天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处于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对我们生活极其重要的材料技术和能源技术，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我现在工作的发电厂的火力发电技术和IT技术相比进展缓慢，没有突破。发电系统早就在设想一种新的发电机，叫等离子发电，它的发电效率很高，上世纪60年代

提出的，一直研制到现在，没有任何突破。其他的能源技术，比如核聚变，从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研究，一直到现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资金，但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据说最长的核聚变持续了几十秒，投入的能量比产出的能量还多。唯独 IT 行业技术的发展，提前跨入了未来，这就是 2013 年我们面对的现实。遗憾的是这种现实没有被很多人认识到。

最近三年我没有任何创作，但是不是就处于低谷？我认为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去写，而不是商业化写作，一辈子是写不出几本书来的，甚至一辈子写不出第二本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作家，一辈子只有一本书，即便是竭尽全力写了第二本，但是很快就被世人遗忘。比如《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中国的作家就更多了，比如路遥，只有一本《平凡的世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必须去面对。

我个人对《三体》还是很满意的，虽然有很多缺陷。至于《三体》为什么会这么畅销，我说不清楚。一本畅销书的出现，不但作者说不清原因，就连出版商也很难说清楚。就像去年网络上突然冒出来的那些句子、词汇，什么“不觉明厉”“人艰不拆”“长发及腰”和“土豪”，它们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流行？畅销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虽然这其中肯定有作家的因素，有写作质量的因素，但不可知的因素是相当重要的，可能是背后某个奇怪的数学规律在起作用。

我当初选择写科幻小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科幻迷，但我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科幻小说的作者有很多来路，有的是从文学这条路上来的，有的是从科学那条路上来的，而我是从科幻这条路上来的。